



ZHONG GONG
JUN SHI
REN WU
CONG SHU

李聚奎将军传

黄计钧 著

解放军出版社

李聚奎将军传

黄 计 钧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 北京

李聚奎将军传

黄计钧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32开本 15.375印张 327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6 500

ISBN 7-5065-1019-7/K·89

社编号: 04——0017

定价: 6.8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详细记叙李聚奎 1926 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后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进入井冈山，参加五次反“围剿”，长征中率领红一师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西路军失败后，孤身一人，千里找党等艰险经历。他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将军。他还率部参加开辟冀南、太岳抗日根据地，参加组织领导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和人民军队后勤工作及院校建设。从他的身世、经历的叙述中，为我们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变化的始末。作品讴歌了李聚奎将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怎樣從一個普通農民
成長為一個智勇雙全的
將軍，本書敘述翔實，
正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讀後引人入勝！

薄一波一九八七年
九月一日



李聚奎

出版说明

这套《中共军事人物》丛书，以传记文学体裁，用文史结合手法，反映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过杰出贡献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高级将领的军事生涯和主要业绩。拟出一百部。这是一套事迹真实生动、史料丰富珍贵，为中外读者认识、了解和研究中共军事人物而出版的大型长篇传记文学丛书。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军事和文学价值。

列入丛书的人物包括：中共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著名军事领导人；建国后授予上将军衔的部分将领；在某些方面为军队建设作出过杰出贡献或有特殊经历的军事人物。一个人物出一部。在写作上，力求实事求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成长过程。读者可依据传主走过的足迹探求军事人物在事业上成功的奥秘和人生真谛，了解他们的军事成就，研究他们的指挥艺术。

这套丛书涉及的一些事件年代久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难免疏漏，望读者批评指正。

为出好这套丛书，深望著作界和党史、军史、战史研究者鼎力支持。

目 次

热血方刚

- 一 青少时代 (1)
- 二 北伐军中 (29)

平江怒潮

- 三 南县闹饷 (46)
- 四 平江起义 (61)
- 五 难忘时刻 (85)
- 六 艰苦转战 (96)

星火燎原

- 七 留守井冈山 (110)
- 八 残酷斗争 (129)
- 九 身心交病 (143)
- 十 二打长沙 (156)
- 十一 战斗之隙 (172)
- 十二 同室操戈 (180)

反敌“围剿”

- 十三 诱敌聚歼 (197)

十四	横扫敌军	(207)
十五	痛歼疲敌	(215)
十六	黄陂大捷	(226)
十七	一错百错	(239)

长征路上

十八	萧瑟秋风	(247)
十九	突破封锁	(254)
二十	遵义曙光	(268)
二一	金沙江畔	(285)
二二	大渡河边	(299)
二三	如堕烟海	(307)
二四	祁连悲歌	(323)
二五	千里找党	(336)
二六	血的教训	(355)

抗日烽火

二七	挺进敌后	(363)
二八	南宫改编	(370)
二九	师直为壮	(378)
三十	决死抗日	(386)
三一	艰危岁月	(393)
三二	殊死战斗	(401)
三三	清清延水	(408)

为了祖国

三四	奔赴前方	(419)
三五	神机妙算	(425)
三六	特殊任务	(431)
三七	谈判桌旁	(442)
三八	为了解放	(452)
三九	保卫祖国	(464)

后 记	(479)
-----------	-------

}

热血方刚

一 青少时代

涟水河象一条饱蕴积怨的长龙，默默地流淌在湖南中部的丘陵平川。它带着穷人的眼泪，含着劳工的汗水，呻吟着，呜咽着，注入滔滔的湘江。

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极尽卖国求荣之能事，神州大地被帝国主义四分五裂。不屈的黄河在入海处遥望对岸的旅顺口，目睹列强为争夺我国东北而爆发的日俄战争，已激起排空的浊浪，发出了愤怒的咆哮，然而，处于内地的涟水河，却一如亘古，深藏着积怨，坚忍地、沉吟地、缓缓地流淌着。

涟水河边有一个村庄，名叫西坪村。村子里有一间石堆土垒的房子，房内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位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的少妇，她正痛苦地呻吟着。

床边坐着一位男子，年纪不满三十，皱纹却过早地嵌满他的额角眉梢。黧黑的脸膛，象一本翻开的典籍，写满了忠厚，写满了朴实，写满了辛酸与忧郁。他两眼呆视着床边的火塘，听着妻子一声声低吟。火塘里的火苗仿佛窜进了他的身体，烧灼着他的心脏，烧得他隐隐作痛。

他叫李文斌，是这个家的当家人。这个年头，当家可不容易啊！靠着祖先留下的几片瘦地，一大半是山坡上的梯田，风调雨顺还勉强可以养家糊口，如果夏种期间连续

三四十天不下雨，坎田的稻子就颗粒不收。种田人田里没得收成，哪来的米粮下锅？上有年迈的老母，下有多病的妻子，一家三口，全靠他挣扎操持。过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他弯了腰驼了背，看模样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如今，妻子在床上呻吟，眼看就要生伢子了，都说这是喜事。是的，添丁了，要做父亲了，当然是喜事，但这是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啊！还有，妻子平日里抓不了“西瓜”，还能拈点“芝麻”，一生了伢子，不但帮不了忙，还得想法为她补身子。他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千斤：今年的冬天怎么熬？明年的日子怎么过？他呆呆地望着火塘，心里郁郁地盘算着。

门被推开了，他的老母领着邻居的接生婆走进屋来。接生婆看了看床上的女人，忙说：“热水呢？快倒一盆热水，把火拢旺点！”

李文斌立即从火塘端起锅来，把热水倒进木盆里。接生婆挽起袖子，试了试水温，望着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的李文斌，说：“就要发作啦，男人家先出去一下。”

李文斌看了看往火塘里添柴的老母，又看了看虚弱的妻子，茫然地退到隔壁的小房里。屋外寒风呼啸，刺骨的北风从墙缝门隙直往里钻。李文斌用两只长满厚茧的大手，拽起衣襟，合抱在胸前，裹紧身体。他呆呆地望着房门，心里嘀咕着：“老天保佑，千万莫生个妹子！”

是的，这个年头，人们穷得发了狠。为了争田，打架伤人的事常有发生。如果生个伢子，家里多个男子汉，就等于多了一对拳头，平日里做活多一个帮手，打起架来，别人也不敢欺负。何况传宗接代，养老送终，都得靠伢子呢！”

“哇一哇一”里屋传来婴儿的哭声。

听着这新生命发出的呼叫，李文斌象一头被困的公牛，在房子里焦急地来回走着。

这时，接生婆从里屋探出头来，高兴地说“恭喜恭喜！生了个伢子，快进来看看吧！”

李文斌三步并成两步走到妻子床前，他首先看到的是妻子那张虚弱、疲倦而又挂满喜悦的脸——这是母性的光荣的喜悦——从痛苦中创造出一个用自己的血肉制成的生物。这种喜悦，是未做过母亲的人所无法领略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那种痛苦。

李文斌的脸上同样也挂满了喜悦，他的喜悦却是喜与忧交织而成的。他坐在床沿，轻轻抚摸用破被裹好的伢子，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我李文斌一不求官，二不求财，只盼着明年风调雨顺，逢上个好年成……”

这是公元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清光绪二十九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这部传记的传主诞生了。

可是，“生不逢时”。他来到的人间，到处充满苦难；他第一次尝到的人间滋味，是母亲干瘪的乳头、枯竭的乳汁。今后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漫长的人生，其实是一次悲壮的历险！

当你亲眼看到一个婴儿从母体分离出来哇哇问世时，你才会明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伟人，能够让历史把他们神化，因为，哪怕日后很有出息的孩子，他的哭脸也是难看的。

幼小的生命，浑噩的生物，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象钟摆沉重地移动着，湮没在缓慢的梦幻般的节奏中间；而在这混沌的梦境中，有慈祥的目光对他微笑，有忧郁的眼

睛对他哭泣，有哀伤的声音在他耳边低吟，有“苦哇、苦哇”的鸦噪在空中掠过。不管怎样。他体内的精力却在顽强地积聚着，无知无觉地积聚着，就象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正在酝酿中的宇宙。

小生命昼夜递嬗，转瞬过了百日。李文斌抱着伢子找村里的读书人取个官名。村里的“秀才”李老先生一见伢子，便迭声说道：“新喜，新喜，新喜呀！就叫李新喜吧！”

李文斌听着，沉吟着，他记得听老人家说过，想伢子将来高贵，就得取个卑贱的名字。“新喜”“新喜”，即便有喜，也给道破了！于是，他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

李老先生颇有学问，而且与人为善。人说，呆子不一定就是君子，但君子多少都沾点呆气。李老先生正是呆气十足之人，他可以滔滔不绝地给你谈一大套人生哲学，可根本不懂得自己应该怎样生活。此刻，他正了正瓜皮帽，撩起长马褂，坐了下来，清清嗓子，引经据典地跟李文斌讲起“新喜”一名之道理来。

李文斌确实是个厚道人，憨厚得甚至在一只猫面前也腼腼腆腆。然而，人们却天生有一种心灵的尊严。为了遮盖自己内心的寒碜，而用他们惊人的静，或强作的笑容，去维护这点尊严，不让别人瞧不起。于是，他终于默认了“新喜”这个名字。从此，“李新喜”这三个字就和这小生命紧紧连结在一起了。

李新喜的诞生，对家庭诚然是一种拖累。但从他哇哇坠地那一刻起，他同样也为这个家庭负着责任；无论向别人借点粮、借点物或是拖点租、欠点钱，李文斌都可以拿生了伢子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作为借口，求得别人的谅解。尤其是新喜的诞生，使李文斌有了精神支柱，有了一条新

的“喜根儿”，他的“杠杆”，仿佛有了着力的支点。他苦撑苦熬，拼死拼活往田里洒着汗水，日子也就慢慢比那些“敲壁无土，扫地无灰”的人家稍稍宽裕些了。

李新喜在成长着，象坡上的小松苗，一年一年地抽枝长节。童心是无忧无虑的，他只知道父母的慈祥，奶奶的宠爱，人生还没有拴住他，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幸福，倾尽热情去追求幸福。然而，人生会很快教他懂得痛苦的。

李新喜两岁那年，母亲生了个伢子，取名新开；三岁了个弟弟取名新桥，接着又添了四弟新田，五弟新宇。都是李老先生给取的名字，自然都有一番解释。

几年之内，三口之家一下变成了八口之家，孩儿尚幼，母亲渐老，妻体渐弱，李文斌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后来，母亲又生下了老六。就在这年，刚懂事的新喜第一次看到人间血淋淋的惨剧。事情本来很简单，坡地里的田，上田带下坎，这是历来的规矩了。就因为下坎的刮了上坎的一层土，竟互不相让，动起干戈来，弄得两败俱伤。难怪有人说。苦难在乡村中触目皆是，但最惨的还不是贫穷和疾病，而是人们的愚昧以及因愚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残忍。

新喜第一次发现别人的凶残，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最难受的痛苦，把他过去所编织的一切美好、纯真的梦全都毁灭了。他脑子里涌出了无数问号，他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这个世界多么恐怖啊！

夜里，他把这一大串问号都端到父亲面前。在他心目中，父亲是无所不知的，是万能的偶像。然而，劳累了一天的李文斌，却无心回答他的提问，只说：“明天你去问李

老先生吧。他是读书人，有学问，天底下的事，他全晓得！”

第二天，新喜果然找到李老先生家里，一口气冲老先生提了很多问题。李老先生看着这个刚满六岁的伢子，深感他聪颖可爱，便非常认真地、象对大人一样地对他讲述起来。

“喜伢子呀，《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啊，谁也不是天生就凶恶残暴的，全是这世道逼出来的呀！我湖南省，风水不好，丰年尚难一饱，去年，宣统元年，全省闹了大天灾，粮食欠收，百业遭劫，灾民达十余万之多。不少人卖儿卖女，不少人因饥寒疾病死在路边。三湘四水，一片凄惨景象。俗话说‘没得米下锅，兄弟也不和’。你只看到西坪村争田越界，打架伤人，还没看到外面动刀动枪，血流成河的呢！”

李老先生喝了一口水，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坏就坏在有些人丧心病狂，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就说安乡县令赵延泰吧，他以救灾为名，把五千石平糶粮全部按高利贷放出，每石收息二斗，中饱私囊。还有长沙的一个大财主，把农民积蓄备荒的赈糶捐款十七万两全部私吞。有些官绅富商和外国洋行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哄抬粮价，平时一二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子涨到七千文一石，最高达到八九千文一石。今年三月初三，长沙城外有一乡民，拿着仅有的七十文钱。竟然买不到一升米，一气之下，全家四口投河自尽。这件事激起了乡亲们的悲愤，立即聚集了一二百人，涌入长沙城内，向官府要求开仓平糶。朝廷当官的哄骗不成，就大打出手，当场几十人横遭惨杀，三十多人被五花大绑，关了起来。民众不服，事情越闹越大，

造反的人，很快就增加到两万多。他们捣毁碓房、米店，砸烂钱庄、税卡，连外国人住的领事馆、洋行、教堂都砸了，还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最后，朝廷出动水陆大军，外国洋人也从上海调来军舰，对赤手空拳的民众开枪开炮，真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啊！”

说到这里，李老先生长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他说的这番话，与其说是讲给六岁的伢子听的，不如说是自己发泄一番；有点呆气的人，常常会这样的。

新喜瞪着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李老先生。虽然有些名词术语他还听不懂，但大意他听懂了。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从他幼小的心灵中慢慢升起，他追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李老先生感慨地摇了摇头，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官府有权有势，吃亏的还不是民众！喜伢子呀，记住，好汉不吃眼前亏，各安天命算了！”

新喜眨巴着小眼睛，问道：“么事叫各安天命？”

李老先生说：“这个嘛，为么富的富得出油，穷的穷得冒烟？没得别的解释，只能讲，是老天注定，穷人命该如此。不要拿鸡蛋去碰石头了！”

新喜仍然很不满足地眨巴着小眼睛。他还想追问什么，李老先生却说：“天不早了，回去吃饭吧！你家吃么子？”

“红薯！”新喜回答着。

“不错了！有的连红薯还吃不上呢！”李老先生边说边扶着他的小肩膀，把他送出门口。

新喜向李老先生鞠了个躬——这是临来前妈妈教的，便转身走了。没走出两丈远，从树上跳下来一个小胖